

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小生

□ 陈仁存

邵雍的家在马棚湾,这里有个地方叫清水潭,方圆百亩,一汪清水,每日浮光跃金,落霞辉映。清水潭深不可测,偶有数点沙鸥空中翔集,或雁阵飞过留下倒影。邵雍家水田和芦荡连着清水潭。邵雍家是邵家沟的小康人家。邵雍的妈妈和两个姐姐一年到头在家结蓑衣,打芦席、窝结。

邵雍他爸过些日子就把自家的菱、藕、茨菇,鲜红的荸荠,还有芦席、窝积、蓑衣,划着双桨沿九里河送到高邮大淖河边,趸给草坊、八鲜行。船拴在大淖河边,到他表舅家歇宿。表舅叫张景,东大街上人叫他“张大少”,戏友圈里叫他“景爷”,是东大街上老吉升酱园店的老板,是表舅也是表叔,邵雍的爸妈是表兄妹做亲。邵雍的爸爸每回上城都把他带着。他带上一支竹笛坐在船头吹,吹《孟姜女》《断桥》《玉蜻蜓》,也吹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……”“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,教我如何不想她……”,笛声清远悠扬。每一回他爸只要一脚踏进吉升酱园,表舅必要先问上一句:“文清呢?”文清是邵雍的字。文清就紧跟在后头呢。他喜欢看邵雍写星录小楷,一笔一画,平稳规矩。邵雍八岁就能打“狮子滚绣球”(一种珠算法)、十岁就能双手打“飞归”(一种珠算法)。有一天表舅说要把邵雍留在店里,说留下来就留下来了。这一年他十二岁,书也刚念完七本《孟子》、《幼学》他已经背得烂熟了,还能试咏成句。

表舅家两个女儿,大小姐叫文秀,二小姐叫文娟。大小姐比邵雍小一个

月,二小姐刚过了十岁。两个表妹在新学堂念书。他每天早上都乐意为她俩打洗漱水。他跟表妹说,他们家乡如今也有新学堂,还有一所乡师,不过在七八里路远的界首镇上。他跟着邵家沟朱大先生读了五年私塾。朱大先生经史子集无所不通,学问大着呢。还有一位界首新学堂的老师就住在离他家不远,他会的新歌就是她教的。她是韦大太爷的独生女儿。韦家是邵家沟的财主,家里有一条专门的篷船接送她来回。不久她去了延安。他的个头很快就高过表舅一个头尖了,一抬手就够得着柜台朝里的大圆门的上头。后来张家的两个小姐相继考入镇江医专。再后来文秀回到本县,在十六联医院跟着女陶院长做儿科医生,文娟在上海广慈医院做妇产科医生。文秀的一举一动跟韦老师像极了。

自打邵雍来吉升酱园,表舅就不大问事了,柜面上的账本交给邵雍,后作上交给姓汪的大师傅。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斗牌、不挥霍钱财,一门心思玩票,工小生,却没有“戏子误国”。他的师兄是保全堂药店的坐堂医生叶国维,是位名票,人称“叶公”。叶先生的祖父原是京城名医,也是名票,跟谭鑫培、杨小楼、杨月楼、孙菊仙这些享有“内廷供奉”称号的伶界大佬称兄弟,还进宫串过角儿。后来因为被“升平署”的人诬陷是康梁余党,为逃避追杀一路转辗到高邮。高邮是叶家的祖宗之地。

叶公家住月塘河边,院子很大,有枝桠交错的名贵树木,有玲珑别致的假山和奇花异草。家中摆设很讲究,茶

具、烟具,官窑瓷器、名人字画,八大山人、苦瓜和尚、郑板桥、金农、李复堂、任伯年都有。还有一处厅堂是专门唱戏用的,有一台留声机,刀枪剑戟,水袖长衫,长靠短靴,桌椅靠旗。叶公是个练家子,五十多岁了还能耍闹、舞刀、卸甲丢盔。他带出不少唱小生的徒弟,邵雍是最后一个。他们常演戏的地方是小蓬莱,多演《文昭关》《群英会》《借东风》《四郎探母》,也演《八大锤》《打棍出箱》。叶先生说他名虽叶公却不好龙,只给懂戏、爱戏的人演戏、讲戏。他人品端方,医术高明,人气也旺。

邵雍跟叶公学戏。他嗓音好、身材好、悟性好,学戏也专心刻苦,但从不会误店里的事情。他每天天不亮就在大院里对着一口大空酱缸喊“啊、啊、啊……依、依、依”——吊嗓子,还练吊毛、起霸、走边、踢鞋上冠……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。师傅手把手教他《群英会》《借东风》《奇双会》《罗成叫关》几出戏,成了他的拿手戏,雉尾生、武小生都能演,转腔换调也运用自如。

某年春日,全国人大常委办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来高邮视察工商。县政府和工商界邀请一班京剧票友在新建成的人民剧场演《群英会》《借东风》,叶公让邵雍把场、唱大轴。他扮演周瑜大获成功,从此“文清”也成了他的戏名。周瑜舞剑、抚琴,英姿勃勃,潇洒飘逸。琴声剑影,气势咄咄逼人,唱腔华丽秀劲。景爷先肃肃后孔明(反串)。在掌声和喝彩声中又加演了《奇双会》中的一折《桂枝写状》。邵雍扮年轻俊美的县令赵宠,叶公反串青衣演李桂枝。叔老称赞邵雍的声腔里不缺谭派功底,板眼玲珑活泼,变化多端。叔老是辛亥元老,全国工商界巨擘。给叔老演戏,能不是福气?

这一年秋天,邵雍和文秀成婚。他俩是两情相悦的。

麦秸也有了,就准备烧窑了。由窑师傅把土坯码到窑里,然后就在他的指导下烧了。一窑要烧几天几夜呢,父亲弟兄几个就轮流烧窑看窑。我也很兴奋,一有时间也过去搬草,窑膛的火光映红父亲的脸庞,也映出了红红的希望。

等一窑土坯都烧成火红火红了,请来的窑师傅便开始洒水。在窑顶围着放几口大水缸,缸里挑满水,经皮管通过几个小孔往窑里慢慢地注水。随着水慢慢渗透,窑上弥漫着阵阵热气,烧红的土坯也渐渐冷却变成了青砖。出窑时家人把砖头运到家前屋后,沾满砖灰的脸上个个洋溢着欢笑。

两年后,父母用田间劳作挣来的钱买来的木材、屋瓦及攒出来的砖头,砌了四间砖瓦房,中间两间通排的大窗户,房屋结构在当时村里是收获羡慕的。这也是父亲生命中值得骄傲的事。

女儿和我都认为这张照片很美,可我们发现美的角度并不一样。她的美在于构图与色彩,我的美在于过往与生活。这是从小就生活在小镇上单门独院的楼房里的女儿不会有情感,在我眼里却是小康路上永远不会抹去的岁月。

竹竿也就一米七八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生气的我找来一把斧头,砍了几株放在灶膛里,和柴火一起燃烧。那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,像起起落落的鞭炮声,惊起我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在堂屋缝补衣服的母亲闻声,以为我把铁锅炸坏,拿起竹枝追着我鞭打。调皮的我撒腿就跑,她哪里够得着我。回头看着母亲瘦弱的身影,我才发现母亲真的老了。

前几年瓦匠师傅帮忙加固老家房子的时候,那片竹林已然砍伐一空,很大的空地上堆满了碎瓦片。直到现在,在外务工的我也没回去清理。妻子说母亲在就好了,因为母亲知道碎瓦片也有用处,更不会随意砍伐那些竹子,那些竹子可以做拦鸡鸭的围栏和菜园的栅栏。可是,母亲早已经不在了,偌大的一片竹林也不在了。我换了把新锁,锁住了老屋,仿佛也锁住了过往,锁住了记忆里的痕迹。

运河,请聆听诗的脚步

□ 后金山

我是个不太喜欢旅游的人,除了退休前单位集体组织过两次出外参观活动,自己单独出远门旅游也就两三次。这种生活态度说不上有多糟糕,但对于一个爱好写诗的人来说,一定是非常欠缺的。

人与自然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会产生共鸣,这种深入骨髓的体验,也许过了六十岁之后,才会更加深刻。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,夫人感慨地对我说:“日子过得太快了,过了七十岁,想做什么大事就困难了。你有什么想做的大事,就赶紧。”平淡的一席话,却有惊醒梦中人的感觉。作为一个诗作者,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小天地里,肯定出不了好作品。天下之大,何不扬起生命的风帆,以诗作桨,抵达一个更高更新的目标?兴许生命需要一次感动自己的抉择,才会更完美。于是,我想到了养育自己的运河,我欠它太多,何不趁自己耳聪目明、身体强健,用诗的脚步去丈量,用诗的目光去打量,用诗的热情去宣泄,用诗的豪放去讴歌?越想越兴奋,说干就干,我开始买书籍,查资料,两次去中国大运河博物馆,在深入了解运河的历史和走向,埋头做起了攻略。

自己决定的事,就义无反顾地去做,这是我的个性。朋友们的担心劝阻,没有挡住我前行的脚步。2024年9月19日,我单车自驾,踏上了“诗颂中国大运河”采风的旅程。

第一次单车远程,第一次跨境实地采风写作,第一次灵魂放逐,新鲜的空气、新鲜的视觉、新鲜的物象,潮汐般涌到眼前。首日驱车1064公里,直抵通惠河源头公园。浙浙小雨,飘拂在景区上空。白浮泉遗址,龙泉漱玉的画面,立刻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。它是喂养一个城市的生命之泉,如今城市长大了、繁荣了,而这白浮泉却枯竭了,就像一位衰老的母亲,披一身寂寞守候在岁月深处。第一站的苍凉感、敬畏心,让我激动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。运河遗产点分布较多的北京、天津两地,厚重的运河文化触手可及。我站在通州东关大桥

上眺望,宽阔的河面,碧水荡漾。这里曾万千漕船汇聚,帆如林,人如海,一个漂来的北京城,投下了令人遐思的倒影。

中国大运河由北向南可分为通惠河、北运河、南运河、卫河(永济渠)、会通河、中运河、淮扬运河、江南运河、浙东运河等河段。这些河段开凿于不同时代,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,历经隋代和元代两次大的沟通,形成了连接五大流域、跨越八个省级行政区的水上交通大动脉。2014年,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沿着历史的脉络,追寻运河发展演变的进程,经常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自然的秘境,在与古闸、古桥、古坝、古塔的一次次对视中,心跳骤然加剧。它们曾经的风光、曾经的贡献、曾经的伟大,丰碑般矗立在历史的高处。为它们作诗,颂扬它们的功绩,是我毕生的荣幸。

那些因河而建、因河而兴的城市,留下了古运河永远抹不掉的胎记。我将诗笔切入运河城市的腹部,在洛阳古都体验洛水之北厚重的文化底蕴,触摸中华文明的根脉;在扬州古邗城遗址上寻觅吴王夫差第一锹开凿运河的震撼,在拱宸桥上感受京杭大运河终点的雄奇,回味“帆樯泊卸,百货登市”的昔日盛景;在宁波三江口,灵魂与商船一起出海,千年宁波港、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气概,一下子澎湃了我的胸襟……

月是故乡明,河是故乡亲。喝着运河水长大的我,一生就奔赴在运河的圩堤上。上中学的时候,母校就在运河脚下,那时候车辆很少,每天晨练都去大堤上跑;参加工作后,洪水来了,守堤护堤,大雪封堤,上堤扫雪……说不完的往事历历在目,感恩运河的滋润和付出。我写家乡的运河热土、运河人家、运河风情,哪怕是一棵树、一条老街、一支新荷、一只纽扣,都能被感动,因为它们的存在与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感恩运河,感恩社会。作为一个写诗的人,我的足迹不在于深浅,而在于真诚。

北城门口

□ 丁长林

高邮城的城墙早就没有了,自然没有城门,但至今人们仍叫这地方为北城门口。

北城门口原先有一座石桥,桥下流淌的大运河水,是从南水关入城,流经穿心河,到达养丰闸,流过石桥,进入护城河的。

北城门口的护城河成N型,经古庙善因寺,直奔里下河。

北城门口的护城河,水深、面广,终日停满从本地农村上城卖草的农船,从淮安、盐城运送给高邮酱醋厂腌制酱菜的萝卜、大头菜,还有从泰州赶上高邮收集人粪的铁皮船。北城门口这条护城河,成了名副其实的里下河码头。

走出北门,过了石桥,这地方的人把距北城门口六七十米一段的北门大街,仍叫做北城门口。

北城门口在解放初期就很繁荣,有许多部门单位及个体商户,粮食局、乾泰钱庄、保

险公司、百货公司、花纱布公司、王万丰酱醋店、亚洲大药房、韩大成广货店、瑞兰茶叶店,还有百年老字号的高邮浴室等。

北城门口有一家民生饭店,后改为高邮饭店,早上出售小笼包子,晚茶出售烧饼、馄饨,晚上开设酒宴。四乡八镇农民上城,总喜欢在民生饭店吃上一碗饺面,晚上在人民剧场看上一本戏。

北城门口不仅白天市场繁荣,晚间夜市也很热闹,以上所说的各家商店,多家点亮汽油灯,照亮北门大街如同白天。北城门口的市民喜爱带孩子逛街,如同当今进超市,想买的东西都能买到。忙了一天的体力劳动者,洗澡后总喜欢买上一包熏烧肉回家喝老酒。

不经意间看见女儿不知何时在乡下拍的一张照片,那一座土窑的遗址竟然被她拍得如此美丽,我久久地凝视,那半壁残垣是那么清晰以至渐渐完整起来,多年前的记忆浮上心头。

依稀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父母带着我和姐姐,同祖父分家单过,祖父帮我们家盖了房子。房子一共三间,土坯墙,稻草屋面,屋里的地面是用草灰和着黄泥用石碾压平的;我和姐姐也算有了属于我们的房间,尽管是跟厨房共用一间。每年春节前,父亲总要将地面重新碾平一次,先撒土,然后上面撒一层灶膛里的草木灰,最后用小石碾子压平。这样的屋子一直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期间大盆小盆接漏雨、屋面更换稻草。

分田单干后,农村星星点点地有人家砌起了砖瓦房。父母也有此渴求。如何尽快地以最低成本实现这一梦想,几个叔伯兄弟一致决定:请师傅砌土窑,自己攒土坯烧砖。就这样,一个一窑能烧几千块砖的小土窑就出现在照片中的位置。攒砖坯、晒砖坯,烧砖坯、出窑,就成了我那时期难忘的记忆。

一般攒砖坯都是在夏天,一是好

窑址

□ 黎业东

晒,二来麦草最适宜烧窑。父母只要忙完农活就在家后面攒坯,帮忙也成为我和姐姐课余时间的一部分。父亲都是打着赤膊,顶着骄阳,把揉熟的泥土“啪”的一声摺在木制的土坯模具里,用钢丝做的弓切去多余的泥,松开模具,一块砖坯就成功了。父亲“啪啪”地不停摺着,我们就“吭哧吭哧”地搬到平整好的地方去晒。看着父亲摺得那么带劲,我很羡慕,于是就趁他喝茶的时候去摺去切。松开模具一看,竟然都是缺角的废品,父亲就在旁边笑。一块块砖坯站立在平整的地面上,晒干后再一块块地垒成垛,等候装窑烧砖。

土坯自然是怕水了,夏天雷雨又多,变天抢收抢盖土坯就成了很严峻的攻坚战了。尽管每次全家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,还是会损失一些土坯,更惨的是土坯堆因为漏雨而坍塌掉,看着还原成泥土的心血,一家人心疼极了。

强度最大的要算烧窑。土坯干了,

雨竹

□ 谢云海

低洼处而下,到达这片竹林时,俨然成为一道令人陶醉的风景。一侧的几处竹笋在雨水中,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

我的老家在里下河平原高邮,那里水系发达,河流纵横交错,小时候一个村到达另外一个村经常需要撑船,而拥有一条撑船篙尤其珍贵,往往都是去跑几家才能借到。为了满足这份拥有船篙的心愿,幼小的我,那年偷偷徒手在人家庄子,硬是连拖带拉,拽了一根竹根回来深埋在茅坑后面。没想到第二年三月,几乎遗忘的我,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,发现那里冒出来很多尖尖的新芽。我在快乐中盼望着,希望它们能够快点成长。可是事与愿违,长出来的

江南三月,细雨如丝般轻轻地洒落在惠山之上。巍峨的高山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,静静地矗立着等待着什么。山里的风是柔和的,风铃用从不寂寞的声音回应在山谷间,伴随着寺庙里难得听见的钟声。

我喜欢山脚下一片竹林,在三月的雨后显得尤为静谧。那翠绿的竹叶挂着晶莹的雨珠,有了水滴的停驻,让原本的绿色更有生机更轻盈。且一个人静静地听竹叶微微摇曳,那“沙沙”的声响,仿佛诉说着什么秘密。我的心里嘀咕:空心的竹子,它又有什么秘密的心愿呢?

竹林间的小径,泥土被雨水润湿,踩上去软绵绵的。四周的空气中,弥漫着泥土和竹叶混合的清新气息。随着我的脚步声,拐角处猛然惊飞起两只布谷鸟,展开翅膀,向不远的池塘飞去,如同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抬头望去,一条条因为雨水汇集成的溪流,沿山石的